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十二回 大排場眾客賀懸牌 小結尾淫娼重出局

上回說林黛玉改名胡寶玉，復落風塵，重張旗鼓。有大姐阿金等一班做手，在懸牌前幾天四處去招羅客人。客人聽說，個個踴躍報效，情願輸將，約定開張吉日前來道賀。故今天寶玉在房恭候，忽聞樓下高喊「客來」，扶梯上腳聲碌亂，連忙出房招接。定睛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即是舊日的相好，叫做胡士誠，同著四五位朋友到此續舊。寶玉叫了一聲「胡大少」，又招呼了眾人，領進自己房中。各各坐下，送過香茗、瓜子。士誠先開言問道：「以前我得著你的信息，本要來看看你，因不曉得你的住處，只索罷休。我實在牽記你了不得，為何直至今日方始聲張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格套事體坳臺煞格，去說俚。若然說說看，只怕兩三日也講勿完，倒勿如弗說格好。承蒙大少牽記，勿忘記奴，仍舊到奴間搭來，奴也面孔浪飛仔金哉。」士誠聽了這幾句話，得意非常，竟忘了他待楊四的無情，反贊寶玉多情，不忘舊日的相交，豈不是件怪事嗎？寶玉又與眾客敷衍，問了姓名。眾客一一回答，方知一位叫朱子青，一位叫郭綏之，尚看得上寶玉的眼；其餘三位，問過了名字，不在心上，只記得一個姓，是張、李、王三人。問畢，正欲與士誠敘談，又聽得下面幾聲「客來」，先有大姐、娘姨等去窺探，一面招待，一面報與寶玉知道。卻是一班新客人，大約由娘姨輩招來的。寶玉照例前去接待，請他們在對面房中坐定，一切禮節都是一樣，無須細表。惟問一問眾客名姓，虛恭敬了好一回。那班客人為因羨慕寶玉，特地到此報效的，今日一見，話不虛傳，本來是專誠擺酒的，此刻要討寶玉的好，即時敘了四人，碰起和來。寶玉又只得略獻慇懃，多坐了片刻。幸得下面又聞客來的聲音，方始脫身出外。早有一個大姐來請寶玉下樓，寶玉急忙下落扶梯，走至東首一間房內，又見幾位舊時認識的客人，一一叫應，把舊事略談幾句。寶玉坐在榻上，與他們裝了幾筒煙，見眾客提議碰和一事，即吩咐大姐等倒起牌來。看眾客坐下，碰了幾副，方才回到樓上，仍在自己房中與士誠、子青等講話。

士誠道：「你今天辛苦得很，不必應酬我們。我們是熟客，時常要來的，你不要太拘，忙壞了身子，倒累我們過意不去的。」子青同綏之也說道：「士誠兄這兩句話實在不差，我們好天天來的，今天決不怪你待慢。你如有別事，只管隨意便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是阿好實梗格介，叫奴哪啻過意得去嘍？真真待慢各位大少。」士誠道：「你說怎麼話！你若再要這個樣兒，害得我們不敢來了。」子青道：「我懂得胡先生的意見，見我們閒坐著，沒有一些事兒做，故來陪我們說話，不如我們幾個人碰一局和，眾位以為好嗎？」士誠與綏之首先應允，即命娘姨等擺起碰和臺來。寶玉在旁稱謝，又說了幾句「對勿住」，親手將牌倒好，請眾人人入座。士誠、子青、綏之拉了一個姓王的坐下，就此碰將起來。碰了一圈莊，士誠又向寶玉說道：「你今天客人甚多，我們在此碰和，你儘管去就是了。」寶玉嬌聲答應，又叮囑大姐娘姨伏侍須要週到，方才移步出房，至各處房間裡內應酬眾客。

卻巧樓下客人陸續又到了幾位，寶玉各各招待，忙個不了。一時舊好新歡絡繹來齊，把樓上下房間盡行僭滿。到了晚上，各房碰和已畢，一齊擺起酒來，請客的請客，叫局的叫局，忙得大姐、娘姨上下奔跑，龜奴、鬚腿東西亂走，毫無片刻空閒。即寶玉在各房中，往來酬酢，進退周旋，那邊侑酒，這邊侍坐，亦少片時安逸。直到後來眾客咸集，校書紛來，方回自己臥房，與士誠等勸酒，多坐了一回。其時樓上下歌聲、笛聲、弦子聲、胡琴聲、琵琶聲，和著客人的豁拳聲、喝采聲，校書、大姐、娘姨的笑語聲、爭鬧聲，聲聲相應，渾成一片，還有天井內的堂唱聲，沿馬路的车馬聲，足足鬧到□一點鐘，耳根邊方覺清靜了些。寶玉仍到各房間走動，有的拉著他吃酒；有的拖著他同坐；有的向著他講話；有的扯著他調笑。寶玉只好一一應酬，所謂一客都是客，不好待慢了這個，討好了那個，惹人說我的不是。及至眾局盡散，大菜上齊，各房客人方陸續續的去。寶玉分頭相送，又說了無數的「待慢，對勿住」，始得回房。

已相近一點多鐘，所剩士誠等一席，雖局已盡去，猶興高采烈的飲酒。忽見寶玉進房，士誠便問道：「你今天辛苦極了，此刻人聲寂靜，諒必各房的客人都已散去，你快來坐坐，同我們飲一杯酒，積積力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俚篤才去格哉，今朝真真待慢仔各位大少，只好下回補償哉。」說罷，坐在士誠肩下。士誠把一杯酒敬將過來，寶玉說聲「多謝」，勉力飲盡。旁邊子青、綏之兩人都看中了寶玉，一心要想結交他，故一同開言道：「你說下回補償，只怕我們兩人無福再來消受呢。」寶玉尚未回答，士誠搶著說道：「二兄休說有福無福，我明後兩天讓你們來擺酒，我做陪客可好？」子青道：「只怕你要吃醋，所以我們不敢。既然你寬宏大量，就算數在這裡吃酒便了。」士誠即命寶玉取過紙筆，請二人寫了菜單。然後大家用飯，起身散席。子青仍約眾人明晚原班到此，眾人欣然應允。士誠道：「我們走罷，時已不早了。」於是寶玉將眾客相送，立在樓梯旁邊，連說「待慢，對勿住，請各位大少明朝早點來」。這都是堂子中的套話，沒有一家不是這個樣兒，彷彿照例的文書。

此時士誠等回去，我且慢表。先說寶玉回進臥房，疲倦已極，阿金等與他卸妝後，遂即上牀去睡了。

按下寶玉這邊，再講朱、郭二人。朱子青是蘇州洞庭山人，頗有家私，現在寄居上海，做些事業。最喜尋花問柳。別人請他吃酒，不論大風大雨，無有不到的。只有一件不好，生性極其鄙吝，不肯浪費一錢，即堂子裡面，也要□分過意不去方才擺一次酒，碰一局和，所以各校書們並不喜與他往來。今日見寶玉這般嬌媚，不禁饞涎欲滴，企慕萬分，要想與寶玉交好，常到這裡走走，故欣然應允擺酒，毫無吝色。若在別處，只怕懇求也不肯呢！至於那個姓郭的，別號綏之，是廣東廣州府人，年紀尚未滿三□，秉性風流，蹴居上海，不及三年。家資甚巨，開著幾片土棧，年年有數萬盈餘，因此用度闊綽，氣象豪華，往來花柳場中，雖日費萬錢，亦所不惜，正與子青反背。但看他的表面，彷彿是個瘟生，其實精明強幹，從不受人之愚慮擲黃金，與尋常揮霍不同。今夜承士誠相請，在席上飲酒，也看中了寶玉，故與子青一同答應。可見寶玉的籠絡手段加人一等，憑你怎樣的鄙吝，怎樣的精明，無不入其彀中；鄙吝者願解解囊，精明者自投迷陣，好像寶玉真有什麼妖術，你想奇也不奇？那班客人都是《白蛇傳》中的許仙，只消白娘娘把迷字放出來，自然心悅誠服的從他。諒必寶玉也有這個法兒。然白娘娘稱曰「義妖」，為因下山報恩，把許仙□分敬愛，並不迷戀他人；反是許仙無情，受了法海蠱惑，將他合在鉢中。故後人看這部書，單把許仙唾罵，不說白娘娘是個妖精，不該迷戀許仙，皆為他有情有義，即是妖精，與人有何兩樣呢？若寶玉明明是個人，並非蛇精，然其所作所為，反不如蛇精的恩義。所以昔人有四句詩，說得最為貼切，其詩云：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兩般還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」但「婦人」兩字未免太混，難道婦人都是最毒的嗎？故將結句改作「最毒淫婦心」，方成了至理名言。今寶玉是個淫婦魁首，其在楊四家一段情節令人髮指。設或他稍有人心，豈肯再做這樣勾當？乃因一念貪淫，自願墜入糞坑，播臭名於世上，徒供逐臭之夫與他交好，以致自少至老，虛度了五六□年，不得收成結果。譬如千歲老狐不能修煉內丹，深山靜養，徒欲幻化美人，迷戀少年，用採陽補陰之術，成就自己的金丹，勢必遭受雷劫，依然身死，把千年所煉之道術，付諸流水，怎能夠位列仙班，得成正果呢？雖寶玉並不是狐狸投胎轉世，又不是狐狸幻化人形，然有狐狸的性質、狐狸的媚術、狐狸的淫心、狐狸的害人，真是一個人中的狐狸。其後有效學他的，如「四金剛」等一班淫妓，只算是狐子狐孫罷了。故胡寶玉不得以尋常之狐相比，須稱他「九尾天狐」方為的當。諒看官們定不河漢斯言，說我做書的太覺嘮嘮叨叨，過於煩瑣了。

此刻書中先說朱子青到了來日，候至三四點鐘，換了一身全新衣服，獨自一人坐著一部包車，來到寶玉家裡。卻值寶玉梳妝作畢。為因昨天辛苦，故爾起身甚晏。一見子青已至，忙叫一聲「朱大少」，請子青在廂房中坐下，慇懃了一回，喜得子青癡化了身子，只是嘻嘻的笑，拉著寶玉問長問短。寶玉對答如流，心中卻在暗算，曉得子青是個戶頭，用斧頭斬得動的。只不知他脾氣如何，可是一位出錢施主？待我用一套柔軟工夫先去籠絡他，即使鄙吝的，也要叫他情願願，將銀錢送上門來。故對子青嬌聲軟語，與他裝煙倒茶，件件都是親手，拍得馬屁滴溜滾圓，其實要想在他身上發一注小小橫財。子青那裡知道？只當寶玉真心相待，有意於他，所以快活到極處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閒談到上燈時候，胡士誠、郭綏之以及張、李、王等三位不先不後的來了，進房與子青相見，士誠先問道：「子青兄來得早

嚇，為什麼不到我家裡，與我一同來呢？」子青剛要回答，即聽綏之說道：「他好像一隻饞貓，見了一條腥氣的魚，要想獨吞下去，所以一早瞞著我們偷到這裡來呢。」子青聽了，伸手把綏之打了一下，笑罵道：「你真是個狗嘴，生不出象牙來。如果我一人想偷，何必約你們到這裡相敘？這句話，豈不是你差了嗎？」綏之道：「你說我是狗嘴，卻不甚切當。像你喜歡偷吃這塊肥羊肉，那才是個狗嘴呢！」二人你說我，我說你，說個不了。土誠恐他們認真，弄出事來，在旁止住道：「你們再要多講，恕我不陪了。」寶玉也道：「兩位大少專門說笑話，講得只怕嘴乾哉，阿要用口茶罷？」說著，親手倒兩杯茶過來。兩人接了，方才不語，彼此付之一笑，與眾人閒談了一回。

子青聽報時鐘已鳴八下，即吩咐端整擺席。寶玉也交代下去，霎時擺設停當，遂請眾人入座。土誠等一一坐下，子青坐了主位，請問眾位叫局，大眾並不推辭，各各寫了局票。子青取來觀看，土誠叫的是沈月春，綏之叫的是陸昭容，其餘叫的是無非吳新寶、金寶玉一班有名兒。子青閱畢，自己也寫了一個，一並交了下去。然後歡呼暢飲，連乾幾杯。寶玉在旁慫慫勸酒，說說笑笑。不及一刻工夫，樓下異常熱鬧，知是局已來了，紛紛上樓進房，計共四位校書。子青一看，惟月春、新寶未到。眾客各在旁側坐下，一片的「張老」、「李老」聲音，煞是好聽。子青正在得意之際，忽聞下面連喊幾聲「叫局」，走進一個娘姨，執著三張局票，請寶玉去出堂差。寶玉未便推托，皆為新做生意，不好得罪客人，只得起身向子青等告罪。子青等不能阻止，由他自去。寶玉換過衣服，又說了一聲：「對勿住，奴是就要來格。」說完，匆匆下樓上轎去了。子青心中甚是沒趣。豈不是一廂情願嗎？若做了妓女，單做你一戶客人，即不餓死，如何夠一家的開銷呢？

閒話少說。當時四位校書彈唱將畢，即見沈月春、吳新寶一同來了，又接著唱將起來，果然響遏行雲，不同凡響。土誠就拉著子青等眾人，豁了□幾個搶三。旁邊月青、新寶等局各代了幾杯酒，陸續轉局去了。尚不見寶玉歸來，子青等甚是焦躁，幸得土誠在席敷衍，又豁了一個通關，吃了幾樣菜，方見寶玉自外而入，說了許多抱歉的話，始得大家快活。綏之更是高興，高聲說道：「方才寶玉一去，打斷了我們興致。此刻來了，我們再擺一臺酒好不好？」土誠、子青等都默然不答。綏之道：「再擺一臺，算是我的。」回頭就吩咐翻臺。土誠道：「綏之兄，你明天本要擺酒，何必今夜翻臺呢？」那知綏之任著自己豪興，也不顧子青吃醋，執意要擺第二臺酒，不肯收回這句話，坍了自己的臺，故不聽土誠之言，命寶玉喊將下去，以盡今日之興。正是：

羅列珍羞方啟宴，狂翻醋海忽生潮。

下文如：

梅子含酸一時爭競，楊花有意兩面調停；
郭綏之歡娛戀寶玉，朱子青懊惱失珠花；
開愚園遊春誇富麗，換香車過市獨招搖；
患天花郭綏之變相，看夜戲□三旦登場；
□三旦應聘返京師，胡寶玉束裝游廣省；
泛珠江珠娘齊減色，居粵地粵客盡輸財；
一帆風滿載返春申，三馬路重思興舊業；
眾香國中獨推巨擘，味蕊園裡幸遇知心；
播香名喜見清河君，發奇想結交鹹水妹；
慕歐風額覆前劉海，嘗異味身陪外國人。

這些情節都在下回交代，請看官們少安毋躁，待在下吃一杯茶，潤一潤喉，再把九尾狐的實事慢慢演說起來。欲知郭綏之當夜可曾擺酒，寶玉可曾答應，請觀後集分解。